

我和我的祖国

老村长的家国情怀

□ 项飞荣

老村长叫胡修品,1946年出生于大榭太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曾经连任11届村长职务,被整个大榭岛的人亲切称为老村长。我无法肯定老村长胡修品是否是中国担任“村官”这一职,年代最久的一位老村长。但作为一位由选民直选的“村官”,能够连续11届,每届选票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村官”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吧?

认识老村长已有六年了,每次与他相见,都会让我觉得站在面前的是一位宽厚的长者。他身材魁梧高大,脸庞黝黑,一看就知道,他曾经是一位农村的壮劳力、好帮手。老村长言辞不多,一脸的忠厚与真诚,但就是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古稀老人,他究竟凭什么可得到大榭岛太平村民的高度信任,可连续在11届选举中,高票当选太平村村长?面对老村长可敬的脸,在敬佩之余,不由让我充满了好奇。于是,我试图走近他,了解他。但忠厚的老村长只有朴实的话语,他说:“老百姓拥护我、信任我,我只有用十二分的真诚来回报广大村民对我的信任,为村

民办实事、服务好。只要村民的合理要求满足了,矛盾解决了,自己累点,受到一些委屈,这比什么都好。因为换来的是乡村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我曾经拜读过由许建达老师撰写的长篇传记《草根村官》一书,正如书中所描写的老村长那样:“他来自民间,他把根深深扎在基层,心系百姓、关心百姓、关注百姓、关爱弱势群体,是大榭街道太平村老百姓的忠实代言人”。家庭的出身,性格的生就,注定了老村长的平民心态。在他任太平村长长达30多年的村长生涯中,他进百家门,访千家事,始终把老百姓的事当成大事,把村民视亲人,由此,村民拥戴他,把他当他们的领路人,30年年如一日。

平民心注定了他的顽强性。30多年的村长经历,从中所走过的路,只有老村长自己心里明白,正是他所说的那样:“吃亏受气是常事”。每遇到这种事,他就自己医治自己的伤口,所受的委屈一个人承受。

平民心注定了他的品行,名如其人,表里如一。30多年的村长经历,他不贪不占,用一个共产党人的

品格,抒写了一个平凡村官的高大形象,心底无私天地宽,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老村长曾说:“村民的信任,我就更应该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来维护党的威信,把党的温暖送到每家每户,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中国这个大家庭一定会更加和谐幸福!”

虽然我与老村长认识这六年,遇见过也就五六次,但他这样一个连续担任村长30多年,工作中不谋私利,洁身自好的形象在我的心里完美高大起来。特别是随着大榭岛的开发建设加快,海岛从前以村为驻环境的格局早已被打破,现在的大榭岛,早已摆脱了出门靠轮渡,村民变居民,乡村变城市的华丽转身。

原先的太平村,位于大榭岛北岙,东邻七顶山,西、南、北接长塘村、下厂村、新村村等,是大榭本岛最大的一个行政村。曾有住户900余户,2003年太平村迎来了大规模的拆迁,一般来讲,拆迁时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也是矛盾和纠纷凸显的时候。但太平村在老村长

带领下,实行了整体拆迁,和谐拆迁,有力地支援了海岛的开发建设。

现在的太平村民分散在大榭多个小区。原先的管理模式与格局都被打破,给管理带来了新的难度和困难。随之而来的,老村长的为民服务模式随着变换中增加。于是,他早出晚归,栉风沐雨,奔波忙碌,为村民流动办事。这些年来,他的足迹走遍了太平村民散居住在各个小区的每家每户,说尽了千言万语,想尽了千方百计,解决了太平村近百余位大中专毕业生、复退军人的就业和近二百多位村名再就业的问题。就这样,这些年来,他头戴草帽,脚穿跑鞋,风里来雨里去,行走在海岛的烈日下,风雨中,不知疲倦地为村民的利益奔走,不计代价,无私奉献。

老村长担任村长达30多年,这些年来,他全心全意、心系百姓,从不多拿一分,多占一分。为此,历年来,在太平村、在大榭岛,老村长的口碑一直很好。这些年来,老村长获得过各种荣誉,上至国家级先进个人,下至北仑区大榭开发区的多项荣誉证书。如果把把这些历年荣誉证书叠在一起,足有半人多高。而每本荣誉证书的背后,都有着一个个曲折而动人的故事存在,都有着老村长30多年所付出的最大回报。

看着这一本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荣誉证书,可以从中间窥见老村长这30多年来所走过的每一步是多么不易,又是多么值得。共产党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只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党和人民就不会忘了他。因此,可以这样说:“老村长的付出是无私的,党和人民对老村长的关爱永远存在”。而荣誉证书就是最好的例子!

如烟往事



农忙之“双夏”

□ 屠明华

作为农业生产,一年中有三个农忙季节,即春耕春种、夏收夏种、秋收秋种,其中忙中之忙还是夏收夏种。

集体化时期,7月初,生产队和各个农户就做好了投入“双夏”之战的充分准备。生产队长安排了修箩补算,清理晒谷场,检修打稻机、拖拉机、抽水机,落实晒谷妇女等工作;各农户为男劳力强体加补品,或吃几只石蛙增强脚劲,或吃一只童子鸡焕发精神,或吃上二三十个尿鸡蛋开胃防暑。同时,准备了割稻的“沙尖”,挑重担的扁担、充裕的粮米、“压饭榔头”的“咸下饭”等等。

7月25日开始,男稻逐渐成熟,我们北仑地区普遍投入了夏收夏种。夏收紧连着夏种,夏种越早,秋收产量越高,故而夏收夏种是一个抢时间抢季节的夺粮战,也被称为抢收抢种。

在生产队长的统一指挥下,年老的拔秧,放暑假的学生参加割稻,妇女劳力除晒谷外都被分配到收和种,男劳力则安排到打稻、耕耙、挑水谷、挑秧等第一线。既不割青,又不失收,收割一块种下一块,收种并进。

时及中伏,赤日炎炎,参加“双夏”的人没有一个不汗流浃背的。特别是中午前后,气温骤高,被汗湿透的人单衣的背上晒成一层白皴皴的盐花。中午回家吃饭,每个男劳力必须带回一担打下来的200多斤重的水谷。

稻草是农家烧菜做饭的燃料,还可卖钱作收入。人们在日落收工后,务必要把分得的湿稻草挑运到河塘、路边等有限的空隙地晒上,还要翻晒待干,直至捆成把挑回家。自留地的作物也须下功夫处理,种稻谷的要收种,种芋茛的要灌水,种蔬菜的要施肥、除虫、浇水。这些活都要利用收工后的晚上来完成。

“双夏”期间,日长夜短,人们日出而出、日落而入,每天劳动在12小时以上。由于人的手脚与田水接触的时间过长,脚趾缝和手指缝就产生了溃烂。大家忍痛用茶汁调和明矾搽在溃烂处作治疗。记得我20岁那年的“双夏”,我的脚趾缝溃烂得厉害,茶汁明矾水已不起作用,队长就安排我挑水谷箩头的燥

地活。不料挑到中午,我的大脚趾踢在石板上,被削去一小块肉,鲜血直流。队长又照顾我去做比较轻松的活拔秧。中午后的秧田水被赤日晒得在40度以上,破趾下水,如覆热汤,切肤之痛令我铭记难忘。

妇女劳力是“双夏”中的第二主力军。她们割稻、插秧的速度并不亚于男劳力,有的还超越男人。但是她们的底分只有5-6分,这似乎有点不公平。她们的弱点就是不会耕、耙,挑不了200斤重的担子。队长的爱人也只有那么多,其他的“半边天”也只能心甘情愿。当年烟墩大队(村)有个出类拔萃的女青年,能耕会耙,还能挑200多斤重的水谷,敢于与男劳力比高低,在公社干部的协调下,她评上了同男人一样的最高工分10分,成为公社妇女的表率。

妇女们白天同男人一样参加“双夏”,早晚还要做饭煮菜、洗衣喂猪喂家禽、照顾老人孩子。她们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迟,是“双夏”中最辛苦的。

“双夏”中最可怕的是遇到台风。人们一听到台风警报就不寒而栗,成熟的稻谷一经风刮就会脱粒在田里,故而大家全力以赴拼命的把成熟的稻谷在台风前收回来。当地人把台风称作风水,有风必有雨,收进的水谷堆在仓库里见不到阳光、二三天后就会发霉抽芽。真是不收不好,收也不好,弄得筋疲力尽,还是免不了台风带来的损失。

可怕的还有雷雨。盛夏的雷雨来得猝不及防,“隆隆”几声雷声后就阴云密布,晒谷场上的妇女来不及收进晒场上的谷,噼里啪啦的雨滴随后就到。此时的队长一听到雷声,就会喝令男劳力从田头赶往晒场帮助收谷,行动虽快,但还是往往导致日晒晒的稻谷“泡汤”。

西边的太阳下了山,割稻种田的人也休了工。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在河埠头痛快快地洗过身后,各家都把饭菜扛到晒场上,搬上来几碗简单的菜“压饭榔头”后开始吃夜饭。在没有电的年代里,每家的饭桌上点起了一盏灯,焚起一把熏蚊子的艾草,倒上一杯自酿的白酒,嚼着自种的炒蚕豆,摇着蒲扇,慢慢地喝着酒,天南地北地聊着天。这是一天中最悠然自得的时候。这样的生活直至20多天后“双夏”结束。

港畔心语



梅雨,梅雨

□ 石志藏

当下,江南正在淅淅沥沥无休止地地下着一年之中最长的雨——梅雨。

梅雨,是江南的“特产”,就像当地时令的瓜果蔬菜,什么季节栽种,什么季节生长,什么季节成熟,都是大自然设定好了的。

每年的六七月份,冷暖空气在江南一带会面,形成锋面,就像牛郎织女年年的七夕相会,你拉我扯,缠缠绵绵,没完没了,于是造成了长达二十几天甚至一个月的雨期。这时候的雨,大多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毛毛雨,当然,激情澎湃时,也有短促的骤雨。巧得很,大自然在这个季节里又安排了一种时令果子,即梅子。梅子春华夏实,偏偏在此时成熟了,于是人们给那时的雨叫梅雨。与春雨、夏雨、秋雨、冬雨不同,梅雨不但颇具季节性,且其名用果子命名,可谓独特。由此梅子是这一季节里的幸运果,而梅雨也是这一季节里的幸运雨,因为同样季节里成熟的果子不仅仅是梅子,比如李子比如桃子比如杨梅等等,为什么不叫李雨桃雨之类的。

很多人,尤其是北人南下的,多不喜欢梅雨。他们认为,绵长的雨季,到处都是湿漉漉的,不用说屋外,就连房内的地上墙壁,甚至被子都是潮潮的,干燥的北人过不惯南人水鸭子式的生活。而土生土长的我,则不厌烦梅雨,甚至有些喜爱。

乡村的梅雨,是别有一番景致的。从故乡老房子的窗栅上,能瞥见远处的溪流、石桥、山阶,还有烟雨笼罩的隐隐山峰,似国画一般。

梅雨时节的我,喜欢撑一柄雨伞,就这样在乡村悠悠。走着,走着,抬头见谁家门前的梅子悠悠地坠在枝头,青的青,黄的黄,雨水从高处树叶上慢慢汇聚,又滴落到青黄相间的梅子上,于是梅子的尖处终于忍不住上了,就这样一滴滴落下,落下,渗入乡土。

秀美山川



大樟树(外一首)

□ 虞时中

历经数百年
依然不改美丽容颜
此刻,这美丽的少女
在村口
正向人们展示着
动人的答案

告诉他们
美原本可以如此从容
数百年前至今历经的风雨
早已被时光雕刻的年龄
隐藏其中

告诉她们
美原本可以如此自信
只要愿意
还可以让枝叶的秀发
扬得更高
更加柔美一些
还可以把绿叶编织的盛装
舞动得
更加富有激情

就这样
这苗条的少女
在村口伫立了数百年
岁月中这神奇的妙笔
仅在一次对视间
就已在我们心中
写下过目不忘的美丽

庙头桥

溪水在下面奔流
春风在上面奔跑
庙头桥成为
美丽风景的一角

这个新鲜的名字
多少显得古老
这个朴实的桥面
多少显得平常
在山清水秀的
大樟树下
这座小桥
恰到好处地
使人们的目光聚焦

就让所有美好的苗头
都从这里出发
就让每一个美丽的结局
都从这里找到
圆满的注脚



睡莲

华燃 摄

生活短笛



地雷花

□ 袁波

进入六月,我蓦然发现,有一种色彩丰富、花香也很浓烈的近乎野生的植株,悄无声息地绽开了,这就是紫茉莉。对于我来说,紫茉莉可以算得上老相识了。记得儿时,家住农村的我们,一到夏天的傍晚,往往都会被一些紫色的喇叭花散发出的香味所吸引,那个时候,大人们说,这叫“地雷花”,因为这花的种子形状和颜色,像极了老电影《地雷战》里的那些个圆球状还带方格子纹理、黑不溜秋的地雷。等到种子成熟的时候,我们还常常把那些个种子收集起来,当作弹弓或是类似“武器”的“子弹”,玩起“打仗”游戏。

时隔多年后,我第一次见到紫茉莉,是带着女儿在小区散步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些绿化丛中,有一些紫色的小喇叭悄悄探出了头,一阵熟悉的香味,随着晚风送到面前。于是,我兴奋地对女儿说:“快看,地雷花!”马上就要上小学的女儿一听“地雷花”三个字,抬头看了看,纳闷地问道:“可是,这花明明长得像小喇叭,怎么会叫‘地雷花’呢?”“这种花的种子成熟以后,特别像一个个小地雷,所以俗称‘地雷花’。”时间过得飞快,地雷花的种子渐渐变黑变大,越来越像一个个小地雷了。一天傍晚,我带着女儿又来到了地雷花旁,从枝头

轻轻地摘下来几颗种子,放到女儿手里,“等来年春天的时候,爸爸和你一起把它们种在阳台的花坛里好吗?”女儿一听,兴奋得叫了起来:“太好了!”于是,我和女儿一起,把能摘到的地雷花种子都采集下储存起来。

寒冷的冬天总算过去了,温暖的春风给江南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又到了播种希望的季节。一个周末的上午,来到阳台,我对女儿说:“你把种子拿出来,爸爸先来整理一下花坛,给地雷花种子准备一个舒服的窝。”女儿迫不及待地把装满地雷花种子的塑料瓶子打开,像捧着无价的珍宝一样把小瓶子拿到小花坛,着急地对我说:“爸爸,好了没有?我们可以种了吗?”我笑着对女儿说:“别急,你把种子先放起来,和爸爸一起来给地雷花种子挖坑吧。”女儿两眼放光地说:“好耶!我要给他们挖一个舒服的坑,让他们快快长大!”于是,女儿在我的指导和帮助下,用小铁锹在花坛里挖了几个小小的坑,然后,我们把地雷花种子均匀地撒到坑里,再用土把种子盖上,用喷壶把土喷湿……

接下来的日子里,女儿没事就往阳台跑,还拿起喷壶给种子喷水。有一天,我刚回到家,女儿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鹿一样飞奔过来,拉着我的手,急切地说:“爸爸,你快跟我

来,地雷花发芽了!”我跟着女儿来到阳台,低头一看,果然发现花坛里有几颗嫩嫩的小芽儿,从土里探出头来,像一只只可爱的小眼睛,正在好奇地看着周围这个陌生的世界。天气越来越热,地雷花也越来越长越高、越长越大,从小芽儿露出地面,从土里钻出来,兴奋地说:“爸爸,地雷花开了!”“真的吗?太好了!走,我们去看看!”我跟着女儿快步来到阳台上,果然发现有几个紫色的小喇叭,已经在翠绿的枝叶中伴随着晚风轻摇摆,像一个个微型的老式留声机,把一阵阵沁人心脾的香味,毫无保留地送到面前。从这儿,可以看见一个个小果子的阳台上,每天都能看到紫色的小喇叭,每天都能闻到芬芳的花香……

又过了一些日子,天气渐渐转凉了,可以看见一个个小果子由绿转黑,一波接一波地映入眼帘,不禁让人有一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丰收的喜悦。女儿每天上学前、放学后,都会来到阳台,兴奋而又仔细地搜索着这些黑色的圆圆的小地雷,把它们都装进那个小小的塑料瓶里。我想,她那个小小的塑料瓶子里装的,不仅仅是种子,还有对下一个春天的期待!